

“共和同化原则”面临挑战

——法国的移民问题

马胜利

内容提要:法国在历史上属于对外来移民开放的国家。法国人从大革命起便树立起这样一种理想观念:在统一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中,所有人都享有平等地位,国家对公民一视同仁。在这种观念指导下,法国把自己变成一个“大熔炉”,所有外来移民都应当放弃自己原来的语言、文化和宗教,接受共和国的同化,以便成为法国公民。这种“大一统”的共和同化政策在19世纪对来自欧洲诸国的移民颇为有效。但二战后的新移民多来自阿拉伯和非洲地区,且信仰穆斯林教,这便超越了法国“大熔炉”的同化能力。如今,移民问题已成为法国面临的重大挑战。法国的社会文化结构正在由共和“大一统”模式向多元文化社会模式演变。

关键词:法国 “共和同化原则” 移民

在2002年4月的第一轮法国总统选举中,代表极右排外势力的勒庞胜出,造成了法国政坛的“大地震”,法国和西方舆论无不为之惊愕。尽管在第二轮选举中,希拉克以绝对优势获胜,但勒庞现象发人深省。

勒庞得势的原因很多。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高福利、高税收政策使法国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资本外逃,工厂大量裁员导致失业率居高不下。另外,冷战后地区热点层出不穷,使西欧频频受到移民潮冲击。加之近年来法国社会治安恶化,犯罪率大幅攀升,极右势力便趁机借题发挥,把国内诸多社会经济问题归咎于外来移民。勒庞在竞选中宣扬“法国人优先”,煽动排外情绪,声称要驱逐移民。这些极端主义和简单化思潮确实蒙蔽了不少对现实不满的选民,他的主张得到了18%选民的支持。

移民问题近年来确实引起了法国舆论及专家学者的严重关注和热烈讨论。

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法国历来具有对移民开放和宽容的传统,勒庞现象是否表明法国正变成排外国家?法国人从大革命起便树立起一种理想观念:在统一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中,所有人都享有平等地位,国家对公民一视同仁。在这种观念指导下,法国把自己变成一个“大熔炉”,所有外来移民都应当放弃自己原来的语言、文化和宗教,接受共和国的同化,以便成为法国公民。法国百多年来奉行的“共和同化原则”曾将上千万外来的欧洲移民造就成法国公民。今天,在大多数外来移民为非洲人和穆斯林的情况下,这一传统是否仍然有效?

一 共和同化原则的理想与现实

(一) 移民众多的国家

从历史、文化和传统上看,法国在西方国家中不仅是接纳移民最早和最多的国家之一,也属于对移民较为宽容的国家。1889年法国大革命100周年时,来法移民人数已逾百万。据统计,目前在法国,拥有居留权的移民共有400万左右,约占法国人口的6.6%。^①这些移民约有1/3居住在巴黎。据专家估计,如加上一百多年来移居法国的前几代移民,来法移民的总数超过了1400万。因此,目前法国人中有近1/4具有外族血统,即是外来移民的后代。^②

实际上,法国的大门并非永远敞开,其开放程度是按自身需要而定的。在经济繁荣时期,它需要增加劳动力,于是便引入更多移民;在经济萧条时期,它便关闭国界、拒绝移民进入。法国接纳外来移民曾出现过三次高峰期:(1)第二帝国时期。法国处于工业化高速发展进程之中,因此需要大量引进移民劳动力。当时的移民主要来自比利时、德意志、意大利、西班牙等邻国。19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萧条出现,外来移民数量大为减少;(2)20世纪2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百废待兴的法国开始从波兰等地大量引进移民,因此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第二次移民高潮,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及随后而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来法移民的规模大为削减;(3)二次大战后到20世纪70年

^① 法国移民中葡萄牙人最多,其次是阿尔及利亚人、摩洛哥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突尼斯人、土耳其人、南斯拉夫人、比利时人和波兰人。

^② 法国关于移民的统计数字不多。法国当局出于政治考虑,很少公布有关移民的统计结果。1999年的人口普查表明,1990-1999年间,平均每年有7万至10万外国人移居法国,10年间,移民人数总共增加了3.4%。

代。从二战后到1974年,法国进入经济高速增长的三十年。从1954年起,为弥补劳动力的不足,法国从北非等前殖民地招募了大量移民劳动力。1974年,由于受到石油危机的严重打击,法国经济再度陷于萧条。为克服经济危机和解决失业压力,法国开始限制移民进入。但是,冷战结束后,中东欧及非洲地区出现难民潮。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大量移民涌向欧洲发达国家,使法国和西欧各国当局难以控制,并引起法国人的普遍不安。

(二)“共和同化原则”的实施

法国之所以对外来移民有着巨大吸引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自然条件优越,社会气氛宽松,物质生活富裕,是一块“风水宝地”。因此,大量外国人为逃避经济贫困或政治迫害而来到这里。实际上,法国人本身在历史上也是欧洲北部、东部和南部民族长期融合的结果。作为多元人种民族,法国对待移民比其他国家更为宽容和开放。同样,法国也一直努力同化外来移民。法国社会在同化移民方面拥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其中包括教会、学校、兵役制、工会组织、政党、企业等。在这座“大熔炉”中,外来移民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改造”,最终大都会成为“优秀的法国公民”。如今,人们只能从姓氏中发现他们的意大利、波兰、西班牙或葡萄牙血统,完全看不出他们与其他法国人在思想、观念和习俗上的差别。^①数百年来,有上千万外来移民被融入法国的“大熔炉”。法国政治学家耐尔认为:“长期以来,移民政策使法国在世界上突显人道国家的地位及多元文化国家的特征。”^②

“共和同化模式”是法国对外来移民实行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建立在共和、世俗和平等的公民资格基础上。在法国大革命中,公民资格的概念替代了国民资格。凡支持革命者,包括外国人都可以成为法国公民。法兰西共和国宪法最重要的原则是:“法国所有公民,不分籍贯、人种和宗教,一律平等。”根据这一原则,外来移民在语言、文化、宗教等方面的特殊性不得保留。“无论是科西嘉人、阿尔萨斯人,还是来自阿尔及利亚、塞内加尔的法国人都被视为平等的公民。这与美国和英国的情况大不相同。在那里,不同族裔、语言和宗教的群体受到承

^① 但有研究表明,在很长时期内,法国政府在同化移民方面的作用却十分有限。20世纪70年代以前,任何一届政府都未曾认真研究过移民问题。19世纪末以来,外来移民及其子女都是经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自行融入法国社会的。参见 G. Noiriel, *Etat, nation et immigration. Vers une histoire du pouvoir*, Belin, Paris, 2000.

^② Sami Nair, “Les défis de l’immigration”, *Label France*, janvier 2000, n° 38.

认,具有少数族裔群体的地位和权利。在法国,按这些标准将公民分为不同群体便是大逆不道。”^①

同化思想反映出法国的传统精神。它承认每个人在权利和义务上是平等的,让他们在公共空间内都享有公民地位。公民资格基于权利和义务的平等;私人空间基于世俗的自由。个人的信仰、文化传统、特性受到尊重,但人们必须承认共同的价值,而世俗性是防止对个人和集体实行迫害的保障。

同化原则始于法国大革命,在第三共和国时期逐步确定下来。这一原则除了有理想主义的一面,也具有实用主义的一面。^② 当时的共和派力图使所有阶层都融入共和国体制。为此,当局实行了两项重要改革:一是鼓励民众参与政治生活,即实行普选权;二是实现新闻和结社自由。选举方式的改革使众多法国人有机会参与公职;新闻和结社自由法使工人和农民获得了参与公共生活的权力。另外,共和派还通过社会保障政策使人民融入社会生活。第二帝国时期,社会矛盾主要表现在显贵与“危险的劳动阶级”之间的严重对立。下层民众无任何权利,无论是法国人还是外国人。但当政治和社会权利产生后,法国人与外国人的区别便突显出来。

第三共和国期间,每个社会成员的特性及其归属被归结为两个标准:一是阶级,即雇主和工人;二是国籍,即本国人 与外国人。产生国民区分的社会经济原因是:19世纪后半期,法国工人争取社会经济权利的斗争使法国资本家难以获得高额利润,他们便从邻近国家以廉价招收矿工、搬运工和农业工人。由于外来移民不能和法国工人一样享有社会保障权和通过集体斗争方式改善待遇,资本家便利用这种不利处境扩大自己的利润。因此,同化和歧视是共和派对待移民的两面手法。1880—1930年间,法国政府在经济不景气时规定:来法打工的外国人须有许可证,以此来保护本国劳动力市场,向亏损行业输入廉价劳动力,限制移民与本国劳力竞争。此外,法国历届政府向外国移民有限度地开放国门,也出于增加法国人口、扩大兵源、加强国防力量的目的。

由于出现本国人 与外国人的歧视性差异,加入法国籍的规定逐渐成为一个重要且敏感的问题。在法国,关于国籍和移民的法律规定经历了多次变化,每次

^① Stanley Hoffmann, “La Connexion française”, *Courrier international*, le 11 janvier 2001.

^② 早在第二帝国时期,1851年的法令便规定:本人及其父均在法国出生者便为法国国民。该法令实际上旨在扩大兵源,使在法定居的外国人服兵役。

变化都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有关。第三共和国时期,1889年和1893年的法律较注重出生地主义,规定:在法出生的外国人子女为法国人;外国男子与法国女子结婚后可申请法国国籍。根据1889年法律,外国人需要有十年的“实习期”才能取得完全的法国国民资格。在此期间,移民实际成为二等公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为填补劳动力缺口,放松了获得法国国籍的条件。1927年法律规定,外国人要取得法国国籍,在法定居的时限从十年缩短为三年,年龄也降低到18岁;与外国人结婚的法国女子可保留法国国籍,外国女子与法国人结婚后可要求取得法国国籍。

(三)共和同化政策的局限

“共和同化原则”旨在平等地对待外国人,并使其成为法国公民。但同化过程远不如想象中的那样简单和美好。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法移民大都来自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和中欧国家。法国移民史研究表明,曾有数千万外国人来到法国,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没能留下来。^①留下的移民被同化的过程也充满了痛苦和冲突。他们属于法国社会底层,尤其是初到法国时期,因为不能享受法国公民的劳动保护和基本权利,他们时常受到排挤、驱赶和骚扰。19世纪末,在法国煤矿,外来劳工曾受到法国同行的敌视,后者认为他们来抢饭碗。经济危机和失业严重时,法国工人与外来劳工的对立更加尖锐,甚至会导致流血冲突。1893年8月,在法国南部埃格莫尔特的盐场,法国工人与意大利劳工之间曾发生大规模械斗。这一事件还影响到两国关系:法国驻罗马大使馆遭到围攻;在墨西拿、都灵、那不勒斯等城市,愤怒的意大利人砸毁了当地法国商店的橱窗。法国居民仇视意大利人的情绪也急剧上升,“意大利佬滚回老家去!”的呼声甚高。20世纪60年代,大量来法的葡萄牙移民也经历过巨大的艰辛,在融入法国社会之前,他们大都长期居住在贫民窟里。

但事实表明,由于和法国人同属一个种族、宗教和文化,来自欧洲的移民经过两三代人后,最终都能融入法国社会,成为法国的一员。移民的社会福利和地位的增长取决于经济形势。每次经济增长都会引发新的移民潮,也使先期到来的移民的处境有所改善。欧洲移民为法国提供了巨大的人力、智力、艺术和文化资源。众所周知,两次荣获诺贝尔奖的玛丽·居里便是波兰移民。而且,移民争

^① 参见 G. Noiriel, *op. cit.* .

取社会权益的斗争也促进了法国的民主建设及社会进步。^①当这些移民摆脱了贫困、拥有一定产业并融入法国社会时,他们一般都能积极参与法国的政治生活,甚至比一般法国人有更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法国东部工业区,移民劳工加入工会组织和拥护共产党的比例相当高。^②

二 “共和同化原则”遇到挑战

(一)二战后的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法移民的成份有很大改变,他们在种族、宗教、文化方面都不同于欧洲移民。新一代移民多为北非和阿拉伯人,他们大都来自非洲的原法属殖民地,且多信仰穆斯林教,并保留了原有的语言、习俗和文化传统。^③目前,伊斯兰教已成为法国的第二大宗教。此外,从20世纪70年代起来自印度支那的亚洲移民,以及从90年代起来自东欧等地的移民也大量增加。他们中除了通过合法手续来到法国的移民外,还有许多通过非法渠道来法谋生的移民。

在19世纪,欧洲籍移民并没有对法国的政治和社会一体化造成多少难题。从20世纪80年代起,法国在移民方面遇到了严重挑战。挑战主要来自经济压力和文化宗教两方面:一是外来移民数量大大增加,给经济不景气的法国造成许多社会和经济问题;二是大部分移民是来自非洲阿拉伯地区的穆斯林教徒,结果法国的同化政策不再灵验。自大革命以来,法兰西共和国的原则之一是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但前提条件是不得扰乱社会秩序和违反法律。它打击天主教会,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因便在于教会宣扬自己掌握绝对真理,反对多元主义。为使天主教徒归顺到共和制旗下,共和派政府大力推行世俗化,把个人信仰与公共生活分开。二百多年来,根据这一原则,法国不仅有效地消除了地方主义和宗教分争对国民的离心作用,而且也成功地实现了对欧洲移民的同化。

按照这一原则,法国对本国的穆斯林教徒也应一视同仁,要求他们不能把个人的宗教信仰置于共和国的法律之上。然而,在全球民族主义复兴和强调文化

^① 在20世纪30和40年代,法国曾多次发生意大利和波兰裔劳动者争取社会经济权利的大规模斗争。

^② 参见 G. Noiriel, *op. cit.* .

^③ 据统计,在移民总数中,来自非洲(主要是北非)的移民1975年占35%,1982年上升到43.5%(外来移民共有360万),1990年达到47%,这其中还应加上非法移民的数量。

特性的今天,这又谈何容易。不少法国人开始担心这些移民与法国离心离德,对法兰西民族的政治和文化一体化产生不良影响,甚至使法国失去自己的特性。

非法移民给法国造成惶恐不安与冷战后的全球形势有关。冷战后,东欧、中东及非洲等地区政局动荡,经济发展滞后,出现了涌向欧洲的难民潮。非法难民的数目难以统计。巴黎近郊布洛涅森林成为东欧国家妓女夜间的出没之地,少女卖淫已成为法国社会的一大公害。还有不少难民从法国穿越英法海底隧道偷渡到英国。^①近几年,地中海海域出现多起非法难民船强行靠岸的事件,法国也未能幸免。前不久,一艘载有900名偷渡者的货船在法国蓝色海岸停靠,成为令法国震惊的非法登陆案。法国内政部长萨科奇上任后表示,要对非法移民采取严厉措施,其中就包括遣返东欧卖淫女,因为这方面的“形势已经失控”。

移民问题在欧洲带有普遍性。冷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崩溃,社会动荡不安甚至发生冲突战乱。为逃避战乱和饥饿,许多人只好到发达国家谋生。全球化和地区不均衡发展使贫富国的差距越来越大,也加剧了全球性的移民潮。据统计,欧盟国家现有外国移民1800万,非法移民300多万,每年进入的非法移民有50万。他们多数缺乏工作技能,对就业市场带来压力,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但是,如今的欧洲仍面临劳动力市场结构不合理,技术人才缺乏,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等问题,因此仍需要引进部分移民。^②

(二)调整移民政策

法国的移民政策一直受到政治派别斗争的影响。保守派主张民族利益和要求加强种族隔离;激进派主张人权和要求消除歧视。

1974年石油危机后,法国当局开始限制外籍人口。此前,在法国受雇的外国人都可获得合法居留权。根据1974年7月3日的法令,法国不再允许外籍工人进入,除欧共体成员国侨民外。1977年,法国制定了鼓励外籍工人返国的计划,并停止发放打工证和批准家庭团聚。1980年1月10日颁布关于“驱逐非法移民”的“博内法”。1981年左翼党派取得总统选举和立法选举胜利后,放松了对移民的限制,对13万非法移民办理合法化手续。同年颁布的多项法令,允许

^① 法国红十字会设在隧道附近的难民营成为众矢之的。英国认为它为非法难民提供了跳板,附近居民也担心它影响社会治安。

^② 2002年,欧盟塞维利亚首脑会议就打击非法移民问题达成一致:一是严格法规,建立签证资料认证、难民身份和避难申请统一标准;二是加强共同边界管理,建立边防联合行动,加强信息交流;三是对移民来源国实行经济援助,以最终解决非法移民问题。

在法的外国人组织各种体育、宗教、文化协会,取消对外国人与法国人结婚前的行政审批手续,不再以驱逐出境对待非法移民。^①

1986 年右翼上台后,内务部长帕斯格瓦提出严厉措施,以杜绝移民涌入,但遭到宪法法院的否决。^② 1993—1997 年,法国通过了一系列限制外籍移民的法令。1993 年修改《国籍法典》的法令规定:与法国人结婚的外国女子获得法国籍的时间从六个月延长到两年;在法国出生者须在 16—21 岁期间提出要求方能获得法国籍;父母一方在原法属殖民地出生(在独立前的阿尔及利亚出生并在法国居住五年以上者除外),而本人在法国出生者不再是法国国民。然而,法国宪法法院认为,在该法 51 条规定中有八条违反人权,如被遣返出境者永不得入境;不批准外国大学生家庭团聚;对无证件的外国人实行三个月拘留等。宪法委员会还对有关避难权和警方查验外国人身份等条款提出“保留意见”。

1996 年 4 月 16 日通过的法令规定对留宿外国人者进行登记,并建立移民局。1996 年 12 月通过的“德布雷法”加大了对非法雇佣劳工者的处罚,规定警方为维护公共秩序可没收外籍移民的居留证;非法居留 15 年以上的外国人仍可被驱逐等。

1997 年,左翼再度主持政府后,内政部长舍维内芒提出给 11 类无合法身份的外国人“特别”办理合法手续,取消留宿外国人证明,放松家庭团聚条件,将收留难民的范围扩大到受迫害的争取自由者。1998 年 3 月的法令再度放宽取得法国籍的条件:父母是外国人,本人在法国出生者只要在法国居住五年以上,便可从 13 岁起获得法国国籍。2002 年右翼政府上台后,内政部长萨科奇便表示要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打击非法移民,加强社会治安,限制外来移民的数量。

左右两派在移民政策上固然存在不少差异,但总的看来,法国出自对本国社会经济利益的考虑,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便开始限制外来移民数量。冷战结束后,移民问题给法国社会造成的压力越来越大,法国越来越难以容纳和“同化”新来的移民。这实际上成为左右两派共同面对的难题。

(三)新移民的处境

^① 但是,社会党政府也制定了一系列管理措施,如允许法庭决定“暂时”驱逐非法移民,待他们回国后可提出上诉;对来自非洲马格里布地区的人境者加强检查手续;对雇用非法移民的雇主实施罚款或监禁。

^② 从 1984 年到 1994 年底,法国政府通过各种方式遣返外籍移民 3605 人。

尽管少数非洲裔移民在竞技体育和音乐方面获得了成功,但众多移民仍被排斥在社会经济活动之外。“同化”原则在实践中难以落实。巴黎大学教授帕特里克·韦伊指出:“一些人认为外来移民可以为我们提供运动员和艺术家,但我更希望他们成为企业家、律师、教授、知识分子或政治家,但却一个也看不到。”^①

从20世纪70年代起,法国出现长期的经济萧条和失业问题。外来移民的处境更加艰巨,他们陷于社会悲剧和歧视的中心,成为资本主义全球化最直接的受害者。大多数新移民聚集在巴黎郊区或里昂、马赛等大都市,居住在贫民窟一样的街区。由于缺乏必要的文凭和足够的技能,许多新移民找不到工作。据统计,法国目前失业率为9%,而移民的失业率则高达22%,来自北非的20—29岁青年移民的失业率更是高达40%!

社会歧视在“第二代”移民身上呈现出严重化的趋势。在法国,非洲穆斯林家庭的子女,能考入重点大学,跻身社会上层的极少,他们许多人只能完成一般学业,融入法国中下阶层。新移民与法国主流社会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其原因之一是这些移民在文化和宗教方面与法国存在着差距和差异。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的文盲率为23%。70年代,葡萄牙的文盲率为29%,而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文盲率则分别为74%和79%。20世纪80年代后来法的大量移民多为目不识丁的农民。他们一下子来到工业化、甚至是后工业化的法国,时代和文化的差异使他们不知所措,难以融入法国社会并被法国人认同。非洲穆斯林的移民家庭对法国的学校感到陌生和恐惧。穆斯林信守男尊女卑的传统,母亲没有任何权威,不鼓励女孩上学读书。而男孩受到宠爱和放纵,这使他们难以接受法国学校的管束,经常逃学或在街头游荡。当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宗教文化的巨大差异,有法国社会经济的不景气,有法国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也有法国种族排外势力的影响。当然,其他地区的移民在不同程度上也存在这些问题。^②

许多在法国出生的移民后代(多数具有法国籍),或是因为家教欠缺,或是

^① Stanley Hoffmann, op. cit. .

^② 近年来,来自亚洲(包括中国)的移民数量增加很快。据法国人反映,亚洲移民多受佛教和儒家伦理影响,与法国人没有宗教冲突。他们的子女大都能在法国学校努力学习,取得较好成绩。以前,他们倾向于组成自我约束和管理的社会群体,但这些年来,亚裔移民中黑社会和犯罪现象明显增加,这一现象也受到了法国有关部门的重视。

因为失业或对现实不满,常搞打砸抢等犯罪活动,成为“问题少年”。^①而传媒和舆论总将他们看作阿拉伯和穆斯林,甚至将一些国际冲突问题与他们联系在一起。许多法国人认为,伊斯兰教是阻碍他们与法国人同化的主要原因,他们对伊斯兰教怀有不良成见。民意测验表明:58%的法国人认为伊斯兰教与民主制度互不相容,势不两立;只有22%的法国人反对上述说法。实际上,许多伊斯兰教移民的后代早已不从事宗教活动,其政治观念与大多数法国人并无差别。他们受到的歧视不是法律上的,而是行政、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他们的父辈曾受到法国的殖民统治,他们又受到法国社会的歧视,因此他们强烈要求与法国人享有同等的权利和地位,并经常以激烈或极端的行为表达不满。

在20世纪50年代,众多移民曾通过追随法国共产党和参加工人运动来实现自身的同化和反抗这双重任务。在传统政党影响严重削弱的今天,移民后裔则只能通过犯罪和破坏来表达自己的“绝望性反抗”。如果说,第一代非洲移民还有思乡情结的话,他们的子女则大多在“异国他乡”出生,从未回过“老家”。这些人在法国社会文化中长大,对本土文化已经完全陌生,但又不被法国社会所真正接受,结果他们左右为难、无所适从。如今,这些第二、第三代移民已长大成为法国公民,他们要求共和国给予他们应得的地位和与其他人平等的机会。

(四)移民问题引发的论争

近年来,移民问题在法国引起激烈争论,这些争论涉及到法国社会模式的前途,如是否应扩大国民权利和促进不同文化共处?是否应承认移民的平等价值和人格权利?如何面对社会精英与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差异?这种差异源于能力大小还是社会制度不合理?等等。

法国公众对新移民产生了两种对立态度:进步力量批评极右势力大搞种族排外宣传,挑拨种族文化冲突。在密特朗任总统时期,法国曾掀起轰轰烈烈的反种族歧视运动。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普通市民走上街头,胸前贴着“不许侵害我的伙伴!”的口号,表现出法国人维护人权和反对种族歧视的一面;民族主义者则强调穆斯林移民拒绝融入法国社会和文化,遭到排斥实属必然。他们还批评政府为实现欧洲联合和国际主义出卖法国利益。种族排外和拒绝融入两者的因果关系陷入怪圈。出于政治斗争需要,法国左派政党更强调警惕种族排外主义的危险;而右翼政党则强调维护社会治安、打击犯罪和非法移民的重要性。目

^① 在斯特拉斯堡等城市,每到节假日都会出现郊区青年焚烧汽车的事件。

前法国社会中确有许多人对阿拉伯移民持排斥态度。法国民意测验调查所的调查表明:超过75%的法国人“认为在法国的阿拉伯人太多了”。持这种看法的人大多把这些移民与犯罪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法国排外情绪的上升反映了民众对社会治安恶化的担忧。

一些专家指出,要使阿拉伯穆斯林移民融入法国社会,就必须解决两种宗教文化传统的勾通问题和改善他们的社会经济处境,而这不仅需要采取一系列根本性的措施,而且需要付出长期的努力。然而,目前法国的社会机制还存在许多不适应这一需要的问题。

在教育方面,法国历来把学校作为促进民族统一、进行公民教育和同化移民的重要工具,而不像有些国家只把学校看作学习知识的场所。但目前法国的教育却难以担当此任。和许多其他国家的教育相比,法国的学校更加注重培养“尖子”。学校分三六九等,“好”“坏”学生的出路有天壤之别。这种精英教育使家庭条件差、父母文化水平低的学生,尤其是移民子女很难在竞争中取胜。由于移民居住相对集中,所以其居住区的学校中外籍移民子女经常占大多数。少数法国学生家长因怕影响孩子的前途,便千方百计给子女转学,结果使学校形成了恶性循环的“种族隔离”状况。在黑人、阿拉伯人子女集中的学校,就业机会渺茫,学习风气恶劣,学生“破罐破摔”,教师也怨声载道,这直接影响到移民子女融入法国社会。

宗教问题同样十分棘手。许多移民来法后仍保留了他们原有的宗教信仰和传统习俗,这使法国当局很难把握“宽容”与“世俗化”之间的分寸。1989年,法国一名穆斯林女中学生因在校园内戴头巾而被校方逐出校门,而法国行政法院则下令取消了校方的决定。“伊斯兰头巾事件”在全国激起了激烈争论。社会党政府主张对女生戴伊斯兰头巾的行为持宽容态度。而担心原教旨主义在法扩张的人士则反对在公立学校展示宗教标志。1993年右翼派别上台后,教育部长贝鲁向中学校长发出通知:容忍隐蔽的宗教标志,禁止“张扬性”宗教标志。但仍有不少法国人在学校门前示威,并组成“纠察队”,不许戴伊斯兰头巾的学生进校……伊斯兰头巾事件还引起有关妇女地位的争论。众多法国人认为,伊斯兰法律规定女子戴头巾是歧视妇女。法国法律规定男女平等,不能允许无视文明法律的现象存在。

在历史上,伊斯兰世界与欧洲曾长期处于敌对状态。从中世纪十字军东侵到19世纪,欧洲人一直把伊斯兰世界视为“异教徒”和“非我族类”的恶势力。

后来,西方列强又通过殖民扩张控制了这些民族,建立起殖民统治。二战后,阿拉伯民族通过武装斗争赶走了欧洲殖民者。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后,法国民众曾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土生土长的法国人大都同情以色列,北非和穆斯林移民则都支持伊拉克。这说明,两个种族和文化长期的敌对很难在人们的思想中完全消除。法国政治学家维诺克指出:伊斯兰政治文化中包含着政教一体观、等级森严的僧侣权力观、极权政治观和强烈的反对意识。受希腊罗马文化影响的西欧基督教文化则崇尚“多元观念”。神权与君权、宗教与哲学、信仰与政治逐渐相互独立,并最终导致政教分离和国家的世俗化。欧洲倡导的人权和男女平等,也是与伊斯兰传统格格不入的……^①

总之,大量外来移民的存在不仅使许多法国人感到不安,也对法国的民族一体化和共和主义的同化政策带来了新的挑战。“共和同化原则”在实践中难以奏效。法兰西共和国在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权旗帜下将所有移民融入法国社会,塑造成合格的共和国公民的神话受到怀疑。

三 “移民改造法国”

(一) 法国离不开移民

但是,无论外来移民给法国造成了多少问题,法国却不能完全离开他们。经济发展和人口老龄化使法国需要一定数量的移民。现在,在经济较快的大巴黎地区,移民已经占到总人口的14.7%。此外,法国农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在工地和农庄,青壮年劳动力仍然十分缺乏,因此庄稼活多由移民承担。早在19世纪中叶,自由派思想家已开始担心人口减少会导致法国国际地位下降。人口学研究表明,1890-1914年间,法国死亡的人数大于出生的人数,如果没有外来移民,法国人口便会出现负增长。尤其使法国不安的是,它的世仇德国每年增加人口50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伤亡人数超过了300万,人口年龄结构金字塔严重失衡。二次大战后,法国也出现了“战后婴儿潮”,但从1965年起,人口增长势头停止。近30多年来,法国每对夫妇平均拥有子女率为1.7个左右,而要保持人口自然更新,每对夫妇至少需生育2.1个子女。全球人口增加,而法国人口萎缩,这种反差的确令法国人担忧。

^① 参见 M. Winock, *Parlez-moi de la France*, Plon, 1995, Paris, pp. 237-238.

人口危机的另一表现是人口老龄化。在法国,中老年人的比重逐年增加,20岁以下的人口到1993年只占总人口的28%不到。1999年的人口普查表明,60岁以上人口占法国总人口的21%,中部和南部的一些省份甚至超过30%。人口老龄化造成退休人口与就业人口比例失调,养老负担加重,社会保障制度出现财政危机。劳动人口的不足导致了外来移民的增加,由此必然产生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法国的人口发展趋势表明,它仍然需要外来移民,它每年都需要引入数万移民以弥补劳动力的短缺,平衡退休人口与劳动人口。

(二) 法国将变为多元文化社会?

强调公民平等、突出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原则是法国特有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模式,这与英美国家的族裔共同体主义、差异主义、个人主义等传统模式有着明显差异。在当今国际社会,英美国家的模式似乎颇为盛行(尽管这种社会文化模式也出现了危机),而法国的共和同化原则受到了更为严重的挑战。政治评论家杜阿麦尔提出:“法国不接受多元文化的观念,但又不能否认其他族裔社会的存在。因此,在法国出现了比德国、英国、荷兰等国更为严重的贫民窟现象,这使法国正在成为排斥性国家。移民问题将成为未来重大的政治挑战。”^①

实际上,法国正逐步向多元文化社会演变。我们看到,大都市郊区移民集中的地方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殊文化。这种文化中除了有失业、贫困、犯罪、吸毒等负面因素外,也包含有大众艺术(如拉普音乐、影视艺术)、竞技体育、以及颇有影响的服饰文化等正面因素。一些移民在这方面大获成功,他们以其特有的本土艺术和体能征服了法国人,成为大众崇拜的偶像,并且对传统的精英文化构成了挑战。

移民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和影响促使法国政治家对法国社会模式进行思考。他们希望构思一种新政策,该政策不是以同化来消除移民的特性和愿望,而是以新的“社会行动结构”将坚持共和原则与发挥移民价值两者结合起来。

不少专家指出,法国应当正视当今世界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和各种利益相互依存的新现实,同时也必需改进自己的传统价值观。例如,平等的内容有待更新,应从社会、文化上进一步承认移民(法国公民)的权利。如今,数十万马格里布地区及非洲其他地区的第二代移民子女为了获得真正的公民地位而展开了斗争。作为法国公民,新移民子女可能会成为促进法国社会实现平等和世俗化的

^① Stanley Hoffmann, *op. cit.* .

动力。耐尔认为：“这些移民是新的法国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区，并将进一步加强法国在世界上的地位。”^①多数专家认为：在法国，宗教只享有私人信仰的地位，法国应坚持这一世俗化传统，因为它会对未来世界产生积极影响。

有人则担心多元文化主义会造成危险。他们认为，法国社会若不能将移民同化，便将陷于支离破碎的境地，失去统一性。以勒庞为代表的排外势力更是将这种看法推到极端。社会学家卡特拉说：“今后十年，法国将出现多元文化共同体主义……我们将为几个世纪以来的中央集权付出沉重代价。法国社会面临的最大危险是分裂成众多微型社会群体。”^②而经济学家阿兰·明克则认为：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将最终解决这一问题。二三十年后，法国社会将被欧洲社会所取代。“那时将不再有法国和法国人，但法兰西文化将依然存在，并长久地闪耀光辉。”^③在普通民众方面，有不少人乐观地相信：法国的繁荣在于它的差异性和多元文化，而最终占主导地位的还应是围绕共和主义的文化，法国还应是平等公民组成的统一国家。然而，更多的法国人面对外来移民给法国社会、经济和文化造成的种种问题则表现得不知所措，他们对法国社会和法兰西民族的前途深感忧虑和不安。

（作者简介：马胜利，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责任编辑：彭姝祎）

① Sami Nair, op. cit. .

② Stanley Hoffmann, op. cit. .

③ Ibid. .

concludes that, it is necessary and possible to harmonize private law by developing conflict of laws.

87 On Income Taxation Law of the EU

Zhang Zhiyong

The EU income taxation law is composed of the EC Treaty, secondary legislation of the EU institutions and case law of the ECJ. The EU income taxation law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ree movement of persons, services and capital within the common market. The Council of European Union has enacted several directives that aim to harmonize the income taxation laws of member states. The ECJ eliminated barriers to common market in national legislation of member states and double tax conventions between member states by interpreting the EU law on free movement of persons, services and capital. The EU income taxation law is a sample of multilateral tax collaboration, and it develops the traditional concepts of tax law and tax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However, since the Community has not been empowered exclusive competence to harmonize the income taxation law, the Council has to meet the unanimity requirement if it wants to adopt a directive. Therefore, the income taxation law on the EU level develops slowly. The launch of Euro eliminates the exchange and interest risks in the Euro area, and in the meantime requires further harmonization of tax law.

105 “Principle of Republic Integration” Faces Challenge —— Immigrant Issue in France

Ma Shengli

France was a country opening to immigrant in its history. Since the French Revolution it held the idea that: everyone had equal position in an unified and indivisible republic, and state should treat all citizens equally. Guided by this idea, France made itself a big “melting pot”, and insisted that immigrants should give up its mother languages, cultures and religions, so that to be integrated and become citizens of France. This “unified” principle of republic integration was quite effective in solving immigrant issue in the 19th century. But it is beyond the reach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melting pot”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as most of the new immigrants are from Arabian and African countries, and most of them believe in Islam. Nowadays, the issue of immigrant has already become a big challenge to France, and its social and cultural structure i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from “unified” to multi-culture one.

119 A Study of French Culture Strategy

Ren Xiaolong

As a country has great history and culture, France against strongly the unipolar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and it acts actively to promote dialogue between civilizations and diversification of cultures. By examining the history and